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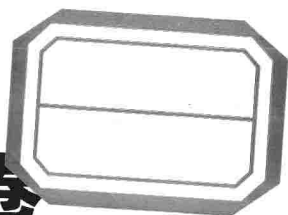
李佩山 蒋子龙 杨东明 赵瑞 何建明 江浩 李景田 吴维熊 贾平凹 莫言
 阎连科 池莉 周大新 陈建功 张欣 刘恒 王朔 叶兆言 高晓声 冯骥才
 阿城 王安忆 方方 严歌苓 徐小斌 迟子建 毕淑敏 陈丹燕 裘山山 王家
 高嵩 路也 柳建伟 老鬼 李鸣生 林希 张宇 何申 徐坤 王为政 毕四海
 郭雪波 胡发云 浩岭 葛均义 一合 方敏 梁晴 航鹰 简嘉 肖克凡 卢跃
 平 关仁山 陈源斌 王现胜 朱晓平 高红十 曹彦周 蒋蔚倩 于艾香 苗长
 蔚韵 邵振国 陆文夫 南翔 虹影 白连春 王静怡 田中禾 海波 范小天 江
 孙鸣雅 满都麦 岳恒寿 张廷竹 刘玉堂 王旭烽 彭东明 鲍十 田东照 王
 李锐 赵毅衡 赵德发 邓宏顺 杨沫 冯良 彭见明 朱漫漫 谢友鄢 叶梅 川
 李佩山 蒋子龙 杨东明 赵瑞 何建明 江浩 李景田 吴维熊 贾平凹 莫言
 阎连科 池莉 周大新 陈建功 张欣 刘恒 王朔 叶兆言 高晓声 冯骥才
 阿城 王安忆 方方 严歌苓 徐小斌 迟子建 毕淑敏 陈丹燕 裘山山 王家
 高嵩 路也 柳建伟 老鬼 李鸣生 林希 张宇 何申 徐坤 王为政 毕四海
 郭雪波 胡发云 浩岭 葛均义 一合 方敏 梁晴 航鹰 简嘉 肖克凡 卢跃
 平 关仁山 陈源斌 王现胜 朱晓平 高红十 曹彦周 蒋蔚倩 于艾香 苗长
 蔚韵 邵振国 陆文夫 南翔 虹影 白连春 王静怡 田中禾 海波 范小天 江
 孙鸣雅 满都麦 岳恒寿 张廷竹 刘玉堂 王旭烽 彭东明 鲍十 田东照 王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王安忆 卷
 方方 卷
 严歌苓 卷
 徐小斌 卷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王 安 忆 卷
方 歌 方 卷
严 小 苓 卷
徐 斌 斌 卷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60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 7-80145-553-3/I·65 定价:680.00元(全24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文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

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这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莫言、贾平凹、高晓声、王安忆、张志承、阎连科等，这些名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无法回避的。为当代中国把脉，用各自的方式表达种种来自民间的声音，从贾平凹西北高原上席卷的罡风，到莫言小说中齐鲁平原的漫漫田野……。篇幅之多，经年之长，文风之独特，完全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参照。其资料之全，令人不得不佩服编者之精心。编者力图以宽广的视角去呈现这一领域的全貌，细心的读者也会从中发现这些资料正是二十年来中国文学变迁的纪录。全书资料的编辑以各个作家的创作历程为经，以思想为纬，编选的立场更倾向于作家的自由个体，表现出更为开阔与前瞻的姿态。

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嶄新风貌，并挑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溶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追思往夕，感慨系之，纷纷议论，于此观止！

本书编委会



目 录

王安忆卷

小鲍庄 (1)

方方卷

行为艺术 (86)

严歌苓卷

阿曼达 (146)

徐小斌卷

天 籁 (172)



王安忆卷

小鲍庄

引子

七天七夜的雨，天都下黑了。洪水从鲍山顶上轰然地直泻下来，一时间，天地又白了。

鲍山底的小鲍庄的人，眼见得山那边，白茫茫地来了一排雾气，拔腿便跑。七天的雨早把地下暄了，一脚下去，直陷到腿肚子，跑不赢了。那白茫茫排山倒海般地过来了，一堵墙似的，墙头溅着水花。

茅顶泥底的房子趴了，根深叶茂的大树倒了，玩意儿似的。

孩子不哭了，娘们不叫了，鸡不飞，狗不跳，天不黑，地不白，全没声了。

天没了，地没了。鸦雀无声。

不晓得过了多久，象是一眨眼那么短，又象是一世纪那么长，一根树浮出来，划开了天和地。树横飘在水面上，盘着一条长虫。

还是引子

小鲍庄的祖上是做官的，龙廷派他治水。用了九百九十九天时间，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工，筑起了一道鲍家坝，围住九万九千九



百九十九亩好地，倒是安乐了一阵。不料，有一年，一连下了七七四十九天的雨，大水淹过坝顶，直泻下来，浇了满满一洼水。那坝子修得太坚牢，连个去处也没有，成了个大湖。

直过了三年，湖底才干。小鲍庄的这位先人被黜了官。念他往日的辛勤，龙廷开恩免了死罪。他自觉对不住百姓，痛悔不已，扪心自省又实在不知除了筑坝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做法，一无奈何。他便带了妻子儿女，到了鲍家坝下最洼的地点安家落户，以此赎罪。从此便在这里繁衍开了，成了一个几百口子的庄子。

这里地洼，苇子倒长得旺。这儿一片，那儿一片，弄不好，就飞出蝗虫，飞得天黑日暗。最惧怕的还是水，唯一可做的抵挡便是修坝。一铲一铲的泥垒上去，眼见那坝高而且稳当，心理上也有依傍。天长日久，那坝宽大了许多，后人便叫作鲍山，而被鲍山环围的那一大片地，人们则叫作湖。因此别处都说“下地做活”；此地却说“下湖做活”。山不高，可是地洼，山把地围得紧。那鲍山把山里边和山外边的地方隔远了。

这已是传说了，后人当作古来听，再当作古讲与后后人，倒也一代传一代地传了下来，并且生出好些枝节。又比如：这位祖先虽是大禹的后代，于是，一整个鲍家都成了大禹的后人。又比如：这位祖先虽是大禹的后代，却不得大禹之精神——娶妻三天便出门治水，后来三次经过家门却不进家。妻生子，禹在门外听见儿子哭声都不进门。而这位祖先则在筑坝的同时，生了三子一女。由于心不虔诚，过后便让他见了颜色。自然，这就是野史了，不足为信，听听而已。

—

鲍彦山家里的，在床上哼唧，要生了。队长家的大狗子跑到湖里把鲍彦山喊回来。鲍彦山两只胳膊背在身后，夹了一杆锄子，不慌不忙地朝家走。不碍事，这是第七胎了，好比老母鸡下个蛋，不



碍事，他心想。早生三个月便好了，这一季口粮全有了，他又想。不过这是作不得主的事，再说是差三个月，又不是三天，三个钟点，没处懊恼的。他想开了。

他家门口已经蹲了几个老头。还没落地，哼得也不紧。他把锄子往墙上一靠，也蹲下了。

“小麦出的还好？”鲍二爷问。

“就那样”。鲍彦山回答。

屋里传来呱呱的哭声，他老三家里的推门出来，嚷了一声：“是个小子！”

“小子好。”鲍二爷说。

“就那样。”鲍彦山回答。

“你不进来瞅瞅？”他老三家里的叫她大伯子。

鲍彦山耸了耸肩上的袄，站起身进屋了。一会儿，又出来了。

“咋样？”鲍二爷问。

“就那样”。鲍彦山回答。

“起个啥名？”

鲍彦山略微思索了一下：“大号叫个鲍仁平，小名就叫个捞渣。”

“捞渣？！”

“捞渣。这是最末了的了，本来没提防有他哩。”鲍彦山惭愧似地笑了一声。

“叫是叫得响，捞渣！”鲍二爷点头道。

他老三家里的又出来了，冲着鲍彦山说：“我大哥，你不能叫我大嫂吃芋干面做月子。”说完不等回答，风风火火地走了，又风风火火地来了，手里端着一舀小麦面，进了屋。

“家里没小麦面了？”鲍二爷问。

鲍彦山嘿嘿一笑：“没事，这娘们吃草都能变妈妈。”此地，把奶叫作了妈妈。

大狗子背了一箕草从东头跑来：“社会子死了！”



东头一座小草屋里，传出鲍五爷哼哼唧唧的哭声，挤了一屋老娘们，唏唏溜溜地抹眼泪甩鼻子。

“你这个老不死的，你咋老不死啊！你咋老活着，活个没完，活个没头。你个老绝户活着有个啥趣儿啊！”鲍五爷咒着自个儿。

他唯一的孙子直挺挺地躺着，一张脸腊黄。上年就得了干癆，一个劲儿地吐血，硬是把血呕干死的。

“早起喝了一碗稀饭，还叫我：‘爷爷，扶我起来坐坐。’没提防，就死了哩！”鲍五爷跺着脚。

老娘们抽嗒着。

队长挤了进来，蹲在鲍五爷身边开口了：

“你老别忒难受了，你老成不了绝户，这庄上，和社会子一辈的，‘仁’字辈的，都是你的孙儿。”

“就是。”

“就是啊！”周围的人无不点头。

“小鲍庄谁家锅里有，就少不了你老碗里的。”

“我这不成了吃百家饭的了吗！”鲍五爷又伤心。

“你老咋尽往低处想哇，敬重老人，这可不是天理常伦嘛！”

鲍五爷的哭声低了。

“现在是社会主义，新社会了。就算倒退一百年来说，咱庄上，你老见过哪个老的，没人养饿死冻死的！”

“就是。”

“就是啊！”

鲍五爷抑住啼哭：“我是说，我的命咋这么狠，老娘们，儿子，孙子，全叫我撵走了……”

“你老别这么说，生死不由人。”队长规劝道。鲍五爷这才渐渐地缓和了下来。



二

鲍山那边，有个小冯庄。庄上有个大闺女，叫小慧子。60年，跟着她大往北边要饭，一去去了二三年。回来时，她大没了，却多了个二岁的小小子，说是路边上拾来的。她就叫他拾来，他就叫她大姑。于是，渐渐的，一庄子人都改口叫大姑了。大姑一辈子没嫁人，守着拾来过。大姑疼拾来，疼亲儿似的。拾来吃稠的，大姑喝稀的；拾来穿新的，大姑穿补的。只见大姑对拾来翻过一次脸，倒也不是为什么大事。拾来不知从哪翻出个货郎鼓，坐在门口摇着要，大姑劈手夺过去，给了他一耳巴子。多少好东西叫拾来糟踏了，大姑也不心疼，也不知这货郎鼓是金打的，还是银打的。倒是有些蹊跷。还有一桩蹊跷事。有一天，几个媳妇姊妹坐在一堆晒太阳纳鞋底，拾来走过来，一头钻进大姑怀里，伸手就掀她的褂子前襟。大姑脸变了，推开拾来，站起身拾了板凳就朝家走，留下拾来呆站着。媳妇们逗拾来：

“想吃妈妈？找你娘去，这是你姑啊！”

拾来扁扁嘴，要哭又没哭。

渐渐的，庄上传出一个怪话，说的什么怪话，从不叫大姑听见，倒是常常有人去问拾来：

“拾来，你大姑那货郎鼓找来让我耍耍可管？”

“拾来，你大姑的妈妈你吃过吗？”

“拾来，你大姑……”

拾来虽小，却晓得问的不是好话，倒不回去向大姑学嘴，只是一味地沉默。问的人便越发觉着蹊跷，越发地要问。

拾来阴沉沉地看着他，然后一声不作地走了。于是，人们更加觉着这一大一小共同保守着一个什么秘密。而拾来则变得孤寂起来，尽力躲着人，和一切人疏远着，只与他大姑接近。

就这样，大姑带着拾来过。到如今，大姑老了，没人上门提亲



了；拾来大了，长得又高又大，堂堂一条汉子，干活拿九分五的工了。住的还是大姑她大盖的那间小屋，快趴到地底下去了，拾来要弯下腰才能进门。屋里黑洞洞的，一眼两块砖大的窗，冬天塞团草，夏天把草投了。灶底下是张案板，案板边上是一张床，床板上领凉席，凉席上一个枕头一条被。拾来大了，一头睡不下了，大姑缝了个布口袋，塞进麦糠，又做了个枕头。一人一头睡。大姑抱着拾来的脚丫子睡，拾来的脚丫子一直伸到大姑暖暖的怀里，心里才觉着踏实，不一会儿就睡过去了。

初春的夜里，拾来觉着有点燥热，忽然睡不着了。一双脚搁在大姑的怀里，暖暖的，软软的。他轻轻地动了一下脚趾头，脚趾头触到了一个更加柔软的地方，他头皮麻了一下，不敢再动了。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风吹进窗洞，窗洞里的草“啦啦啦”轻响了一下。他试探着又动了一下脚，想离那柔软远一些，不料他的脚在那柔软暖和中陷得更深了。拾来这才发现，他的脚是在一个温暖的峡谷里。这双脚已经在这峡谷里沉睡了十五年了。他感觉到那峡谷最底层，最深处，有一颗心在跳动。风吹进窗洞，轻轻地响了一声。

第二天早起，拾来眼皮子耷拉着喝稀饭，不吭一声。大姑问他：

“怎么啦？哪儿不好过？”

他不说话。

大姑去摸他的脑门。

他一扭头，让开了。

中午，大姑烧开了锅，才见他扛了个凉床架子回来了。问他从哪扛来的，他不吱声，闷着头，扯绳子网床。

夜里，他自个儿睡在凉床上，枕着枕头，裹着一床破棉絮，缩成了一团，直到下半夜才慢慢伸展开来。他梦见自己的一双脚又搁进了温和的峡谷里，岂不知大姑把棉被给他盖上，自己和衣蹇了一宿。



三

鲍仁文缠定了老革命鲍彦荣，要了解他的生平，以著成一部长篇小说。题目已经起定，就叫作《鲍山儿女英雄传》。老革命这一生尽管有过几日峥嵘岁月：跟着陈毅的队伍打了好几个战役，可谓九死一生，眼下每月还从民政局领取几元津贴，可他极不善于总结自己，也一无自我荣耀的欲望。他关心的最是一家六、七张口，如何填得满。见了鲍仁文成天拿了个本本问那早已作了古的事，而且问了一遍又一遍，心下早已烦了。想起身而去，又经不住鲍仁文烟卷的笼络。十分的折磨。

“我大爷，打孟良崮时，你们班长牺牲了，你老自觉代替班长，领着战士冲锋。当时你老心里怎么想的？”鲍仁文问道。

“屁也没想。”鲍彦荣回答道。

“你老再回忆回忆，当时究竟怎么想的？”鲍仁文掩饰住失望的表情，问道。

鲍彦荣深深地吸着烟卷：“没得功夫想。脑袋都叫打昏了，没什么想头。”

“那主动担起班长的职责，英勇杀敌的动机是什么？”鲍仁文换了一种方式问。

“动机？”鲍彦荣听明白了。

“就是你老当时究竟是因为什么，才这样勇敢！是因为对反动派的仇恨，还是为了家乡人民的解放……”鲍仁文启发性着。

“哦，动机。”他好象懂了，“没什么动机，杀红了眼。打完仗下来，看到狗，我都要踢一脚，踢得它嗷嗷的。我平日里杀只鸡都下不了手，你大知道我。”

“这是一个细节。”鲍仁文往本子上写了几个字。

“大文子，你赔了这么多功夫，还搭上烟卷，是要干啥哩？”他动了恻隐之心，关切地问道。



“我要写小说。”鲍仁文回答他。

“小说?”

“就是写书。”

“是民政局让你写的?”

“不是。”

“是公社要你写的?”

“不是。”

“那是给谁写的呢?”

问到了文学的目的，鲍仁文作难了。这是历代多少大文豪争辩不清的问题，他小小的鲍仁文作何回答。他只草草地说了一句：“我自己想写呢!”

“写成书能得钱吗?”老革命锲而不舍地问道。

“没得钱。‘文化大革命’了，稿费取消了。”鲍仁文耐着性子解释道。

“那你图啥?”又回到了“文学的目的”的问题上。

鲍仁文不再回答，只是微笑了一下，笑得有点忧郁。停了一会儿，他又问：

“我大爷，你老再说说涟水战役可管?”

鲍彦荣沉默了一会儿，从兜里摸出烟袋。

“你老吸这个。”鲍仁文递上烟卷。

“我还是吸这个过瘾。”鲍彦荣执意不接受烟卷，他忽然觉着自己在小辈面前做的有点不体面。

鲍仁文只得自己点了一支吸起来。

烟雾缭绕着一盏油灯，一点火光跳跃着，把人的影子投在墙上，鬼似的乱扭着。

影子在霉湿的墙上扭着，忽而缩小，忽而扩张起来，包围住整间屋子。人坐在影子底下，渺小得很。

“我要写一本书。”他心想。他在县中念了二年，晓得苏联有个高尔基，没上过一天学堂，结果成了大作家；他有一本《创业史》，



听说那作家是在乡里的；他有一本《林海雪原》，听说那作家是个行伍出身，不识几个字的……古今中外，无穷的事实证明，作家是任何人都能做得的，只要勤奋。“勤奋出天才”，他写在自家床头。

他没日没夜地写着，写在中学里没用完的练习本上，写了有几厚本了。他大他娘要给他说明媳妇，他也拒绝了。先著书，后成家，这也是他的座右铭，记在了心里。

人家叫他“文疯子”，这里有着几重的意思。一是他的名字叫仁文；二是他这个疯子是文的，而不象鲍秉德家里的，是武的，要起疯来几个男人也弄不了她；三是这“文疯子”的“文”里还有一层“文章”的意思。

面对大家善意的讥讽，他不动声色，心里想着他记在本子上的又一句话：“鹰有时飞得比鸡低，而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

四

牛棚里，孤老头子鲍秉义坐在凉床上，唱花鼓戏：

“关老爷门口字两行，古人又留下劝人方。这一字出马一杆枪，二字上横短来下横长。三字立起来象川字，四字好比四堵墙……”老革命鲍彦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听得出神。

鲍彦山家老大建设子替他喂牛，铡齐的麦穰子填进槽，刷啦啦的响。

鲍秉义打小跟一个戏班子唱戏，卖过嘴，叫族里人瞧不起。老了，回来了。孤身一人去，孤身一人回。问他在外成过家吗？他微微一摇头。有多事的人，给他说过几回寡妇，他还是微微一摇头。

后来，传出一个怪话，说他在戏班子里，和那挂头牌的女角儿相好了，那女戏子又把他甩了。还有个怪话，说他对东头鲍彦川家里的有点意思。鲍彦川死了有四年了，他家里的拖了四个孩子，再嫁也是难。只不过，都是一族里的，论起辈份来，鲍彦川家里的该叫鲍秉义叔，是想也不敢想的。



如今，他单身一人，就让他喂牛，住在牛棚，他有落角处了，牛也有照应了。

虽瞧不起他干的那行当，可大人小孩都爱听他唱，都叫他作唱古的。一段曲儿能唱遍上下五千年的英雄豪杰：

“一字出马一杆枪，韩信领兵去见霸王。

霸王逼在乌江死，韩信死在历未央。

写个二字两条龙，王母娘娘显神通。

花果高山摆下阵，水帘洞里捉妖精。

写一个三字三条街，陈世美求官未回来。

家里撇下他的妻，怀抱琵琶又上长街。……”

一把坠子吱吱嘎嘎地拉着过门。

五

捞渣满地乱爬了。小脸儿黄巴巴的，一根头毛也没有，小鬼似的。就是笑起来的模样好，眼睛弯弯的，小嘴弯弯的，亲热人，恬静人。大人们说他看上去“仁义”。

他没得什么吃，只有他娘的奶。他娘象头老牛——他大说的，吃什么都能变成妈妈。开始是吃红芋，后来红芋也不能吃净的了，要掺红芋秧子。

他大哥建设子过年十九了，还没说上媳妇。媒人还没进门，就吓回去了。黑洞洞的三间屋，给水泡松了，眼看着就要瘫成一堆烂泥。屋里两块床板，两床棉花套子破成渔网了。

这天，门前来了个打莲花落子要饭的，一个十一、二岁的小丫头，尖尖的下巴额，圆圆的一对眼睛。他大姐抱着捞渣站在门前玩，那小妮子站定了，打响莲花落子。滴溜溜的打了一转，才开口唱道：

“这大嫂，实在好，抱小孩，也不闹……”

他大姐还没过门呢，涨红了脸，唾了一声，进屋去了。他娘却



乐了，觉着这妮子鬼得喜人，从大锅里舀了一瓢稀饭给她喝。她不喝，倒在一个大磁碗里，说要端给她娘喝。

“你娘在哪哩？”他娘问。

“在庄东头大柳树底下，有病了。”小丫头说着走了。

他娘一顿饭吃得不踏实，心里七上八下的，象是搁进了一桩事。吃罢饭，她把锅撂下，又盛了一满碗稀饭，抓了两张煎饼，往庄东头去了。

庄东头大柳树是小鲍庄最高的地方，那年夏天，下了九天九夜的雨，一整个庄子，全淹在水里，只露出大柳树的梢，一丛子草似的，停了几十只老鼠。

柳树下果然靠了个病病歪歪的女人，腊黄的脸皮。小妮子偎在她身边自己给自己梳小辫。干巴巴猴儿似的人儿，倒有两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鲍彦山家里的往这娘俩身边一蹲，摸摸丫头的辫子，说：

“早年，我也有这么一头好头毛。那时，只扎一根独辫子，这么长一段红头绳。”她将手指伸成一扎。

后半晌，有人看见鲍彦山家里的，带着外乡人模样的娘俩，往家去了。过了二日，那女人脸色滋润了一些，走了。小闺女留下了。每日里，跟着捞渣那十二岁的小哥文化子下湖割猪菜，回到家就抱着捞渣在门前玩，唱小调儿，嗓门又尖又脆，听着喜人，惹得那些二流子似的小伙站在门前不走了：

“小翠子，唱个‘十二月’！”

鲍彦山家里的便从门里蹦出来，先把二流子们骂退了，再骂小翠子：

“甬唱了，没脸没皮的，唱什么！”说急了，还在她身上拍两下。渐渐的，小翠子便不唱了。嗓门也象暗了似的，哑哑的，连说话都懒得说了。她唱，她不唱，捞渣总和和气气地对着她笑，笑得她也只好笑了。

人人喜欢捞渣，独独鲍五爷见了他就来气。为的是捞渣落地的